

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

# 本焕長老傳奇

溫雪 / 著

印順敬題



# 本焕长老传奇

温雪 著

 海南出版社  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---

**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**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本焕长老传奇 / 温雪著 . -- 海口 : 海南出版社 ,  
2013.4

ISBN 978-7-5443-4961-1

I . ①本… II . ①温… III . ①本焕长老 ( 1907 ~  
2012 ) - 传记 IV . ① 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7696 号

---

## 本焕长老传奇

---

作 者 : 温 雪

策划编辑 : 柯祥河

责任编辑 : 任建成

特约编辑 : 孙芳 张奇 刘铮 王琳

装帧设计 : 黎花莉

责任印制 : 杨 程

印刷装订 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读者服务 : 杨秀美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 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 : 570216

电话 : 0898-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 263. net

经销 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 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: 38.75

彩 插 : 0.5 印张

字 数 : 400 千

书 号 : ISBN 978-7-5443-4961-1

定 价 : 68.00 元 ( 全二册 )

---

**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**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# 前言

## 一、缘起

收拾好的简单行李，在角落放了三天。三天后，我才慢吞吞地拎起它，磨磨蹭蹭锁上门，前往去深圳弘法寺的路上。

天下着雨，公交车刚走不远就抛锚了。在雨中，过往的车辆比平时更显急迫，司机不断打电话，想着各种办法，我思考着要不要原路返回。想不出进还是退才能不困惑，如何才能让自己觉得此行完美。

心跳像雨滴声砸入胸腔，后来我稍微安静下来，细细品味这种毫无来由的惶恐。我将迎来一些我从未想到和见过的事相，我体验着这种不确定的滋味，然后就渐渐开朗：对，就是这种不确定感。是的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我能够去迎接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新奇事物。既不狂喜，也不满足，就是一种纯粹的茫然不知所措，走近弘法寺。

大巴车在仙湖植物园内盘旋，传说中的弘法寺令人着迷，我找到的一本画册上，记录了本焕老和尚的事迹：从杂芜的树丛中开出一片地，暴雨刚过，本焕长老同几位随行的弟子，身着袈裟，脚蹬雨鞋，站在没入脚面的泥泞里，为这片土地洒净；从一分一厘地计算到一图一砖地构建，在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都市，打造出一个完美的弘法寺，同时也创建了深圳佛教历史性的开端。

树木堆砌的墙把山朝两旁隔开，盘山路委婉地向上缓缓延伸，车窗上雨点在用颤音吟唱，樟木台围起来天上人间，到一片绿色草坪那里就圆满了。

人行道上，一位年轻女子每走三步就叩拜下去，起身，再拜。她

戴着灰色的露指手套，蓝色绒线发带，漂亮的马尾，黄色马甲胸前标志着“弘法寺义工”。

一刻也没有在山门外游荡，虽然雨中的弘法寺如雾如幻如仙境，我必须真实地走进它。雅典整洁的客堂，在那儿挂单，身材挺拔得如春天白杨的义工组长王彪，惜字如金，只问了三个字：“待多久？”我随口说：“一周吧。”他就发给我一枚房卡。

事实上，不是待了一周，而是一年。你看，进入它不需要任何铺垫，只是我走得如此漫长。

第二天一早，并不是很急，但也不浪费一点时间，沿楼梯走到方丈室门外，穿过用红丝带隔开的长廊，瘦高个子的侍者目光温和而警觉。能够如此幸运地来到这儿——准确地找到方丈室所在的位置和方向，一大早就站在这儿，我彻底乐晕了头，把记忆中所有的时间都丢了个精光。

迫不及待地跪下——虽然我会磕头，当时却忘记了手和腿是如何作用的，匍匐在拜垫上，浑身紧迫无力，迷迷糊糊之下，跳入眼帘的只有本焕老和尚的庄严。那么和善，那么慈悲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就让我想哭，想笑，想说话。

老和尚的法器，一把扇子落在我头上，他老人家说：“发大愿，发大菩提心，开大智慧，发大财，消一切业障，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、栋梁之材。”

光线从天空射下，阳光照着我，也许不是阳光，而是天光、佛光。突然想起，我对他老人家的崇拜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，久远得无从计算。

我是谁。谁是我。无始以前我从哪儿来？本焕长老，您是放生过我的那一双温暖如春的手吗？还是在您诵经声中，我是穿堂而过的那只雏燕？

愚钝如我，蒙昧如我。或许太多太多的恩泽，或许太远太远的光年。我真的什么也想不起，只知道，今生活着，像一场梦幻。

在这场梦幻里，我一直是一只迷途的羔羊，无可奈何地追逐在时光的后面。

我从哪儿来，到底要到哪儿去？向西。向东。向南。向北。直到这个雨后的早晨，卷起行囊来到您的身边。遥望方丈室的外面，足迹还没踏入，已经泪流满面。

归去来兮，路漫漫其修远兮。终于求索到您的方位，触摸到您的温暖。

深深地叩拜。您形成一束光辉，发出一声喟叹，只见一道暖阳擦亮天边。

岁月亘古，时光如溪，宁愿就这样守着，把身心栖息在您的身边，得以永恒地灵息。

## 二、聚集

弘法寺是男众道场，只有两种人能在这里挂单，一是男众法师，二是义工。

为了能天天拜到本老，我就在弘法寺待了下来，当了一名义工。

每天清晨，我在客堂的观音菩萨前敬上最新鲜的香花水果，把桌子和地擦拭得像镜子，洗拖把都是用手去搓去拧；中午，顶着灼热的大太阳，去山下植物园大门口取回本老每天读的报纸。我走路都是一路小跑，一路汗，快些做好分内的事情，把一天的事情放在一两个小时内完成，就可以去拜见本老，有时候一天一次，有时候一天三次。

我拜一次本老，就磕三个头。我磕一次头，就见一次佛。我相信，本老是佛，佛一直在俯视我，就像我一直在凝视着佛。

本老的侍者告诉我，弘法寺的义工很多，可能大家觉得在本老的道场里做事情，就不用天天去拜见了。我的想法不同，我在拜佛，也在看佛。看本老他有哪一样没放下，他身上有没有自私自利？他身上还有没有名闻利养？我细细看，全没有。写血经，朝拜五台，燃臂送

母，这些都是在书上看到的，我亲眼所见的是，一百零五岁高龄还坐在方丈室接引众生的本老，与众生结缘，他常常慨叹“众生太苦了”，能多度化一个是一个，能多结缘一个是一个。

本老一百零五岁寿诞那天，经堂里坐满了前来贺寿的高僧大德和各级领导，寺里挑出一些义工，坐在主席台下，为台上的本老和高僧们护法。我就在台下正对着本老的位置，自始至终望着本老，目不转睛望着他。他老人家坐在主席台正中，神采矍铄。每一位贺寿发言的人到他面前礼拜，他都以庄严的注目礼送他们转身，我数了一下，五秒钟，精准到每个人都是五秒，即刻收回目光，庄重利落，一代高僧的修为品貌令人叹服。

寿诞从十一点半开始，直到两点，当所有人贺寿发言讲完，寿星公本老发言时，第一句说得却是：“哎呀，这个会开得太长了，大家肚子都饿坏了。”全场响起一片欢笑，是含着热泪的欢笑。经堂座无虚席，从来宾到义工约有上千人，从海内外的贺信到佛教界各位高僧以及中央、省、市级贺寿的来宾，每一位拿着两三页的发言，都想充分表达一番对本老一百零五岁寿诞的诚挚祝愿，本老第二句话说：“你们的发言太长了，唉呀，怎么说这么长时间呢，大家肚子都饿坏了。”本老第三句话又说：“本来你们要我说点什么，可我也不打算多说什么了，因为我再说多，大家肚子就更饿了。”

没有更深的佛法，没有严肃的说教，短短几句话，老人家只是一个劲担心大家肚子饿了，下回发言不要搞这么长。最后，本老说：“大家都吃饭吧，愿大家都吃得好、吃得饱，愿大家都健康长寿！”

本来是为本焕长老贺寿，倒像是他老人家把自己的福寿福德都给了我们。寿诞之后，凡是参加本老一百零五寿诞庆典的义工，都得到一份珍贵的纪念品。红色包装盒内，印着两枚粉红色寿桃的景德镇瓷碗，质地光洁，瓷白如玉，本老亲自书写的“福寿庄严”勾嵌其中，层叠晕漾，极具收藏价值。

义工们说：“本老是在送我们饭碗，他希望我们人人有饭吃。”

这就是一位高僧大德，他每心每念都想着众生，想着众生的温饱，想着众生的愿望。因为我们的智慧、福德不够，无缘见佛，许多人嘴里念着佛，心里还会怀疑：“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，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，普贤菩萨到底有没有？”

本焕长老给我们做的榜样是一辈子，他这一生，就是示现给我们，透过他，让我们亲眼看看什么是佛，什么是极乐。心里没忧虑，精神没烦恼，身体没压力，慈悲无分别，念念为众生，身心健康，得大自在，就是佛，就是极乐。

当我把本焕老和尚真正与佛一样来看时，佛不就活生生地在我面前，我所在的地方不就是极乐世界吗？

三十年前，本焕长老一分一毫地去化缘，亲手挖出第一锹土，栽下第一棵树种，他管那棵树叫“菩萨”，有时是自个儿坐在树下，有时是同侍者们一道，但更多的时候是与佛一起，黄色海青和火红袈裟，像把一颗饱含热望的种子埋在这块土地上，用土盖严实，再浇上水，毅然守护它；三十年后，果实累累的情景出现了——门外排着长龙，香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谁也没算过，每天有多少人拜见本焕老和尚——

一位老居士说：“我身体不好，求本老加持我身体健康、长寿。”本老当即说：“我把我的健康和寿命都给你。”一切众生的苦难、无边业苦一肩挑，这是何等的慈悲呢？当下即是普贤。

十几位马来西亚的客人拜见本老，老和尚对她们挥手示意，客人以为他要表法，他说的却是：“大中午的，你们吃饭没有？”并对侍者说：“快带他们去吃饭啊。”

有没有一种方式，可以将这一切记录下来——作为一位一百零五岁的老人，他的神智清醒和内心悲悯令人叹为观止。他一生实践的佛教理念——他的慈心、智慧以及责任感，让他甘愿冒着任何困难去度化每个生而为人的烦恼、欲求、孤独、绝望；将“人间佛教”渐渐融入被人们公认为“文化沙漠”的深圳各个领域；还帮助那位头戴蓝色



发带、身着黄色义工马甲、拜山的姑娘。

然后聚集。

### 三、感恩

每天打扫好客堂的卫生，飞奔下山取回报纸，去拜本焕长老，其余的时间，就在弘法寺的小经堂做功课，叩长头。离开弘法寺的时候，我已经叩了近十万长头。

那天早晨，去和本老道别，恋恋不舍地跪在他老人家跟前，默默说：“本老啊，我要写您。您告诉温雪，我能写您吗？我智慧不够，修行不够，才疏学浅，唯有愿力。今生在这灵境与您不期而遇，是只坐拥自己，还是和万物齐一？”

老和尚轻轻侧过头，用他的手握住我十个指尖，亲切地纠正我双手合掌的姿势。他老人家的手那样温暖，那么柔软，我感觉周身充满了无量光、无量福慧、无量的吉祥，乘着明月，衔着梦幻，穿越时光，无形地飞旋——

名句拈提处。由来沐祖恩。清风吹遍野。丽日起沉湮。

金壁宗风远。禅源福慧深。愿将毗海水。洒作十方春。

有了信念，有了愿力，得到本焕长老的加持，接下来，就要付诸行动了。二〇一二年二月，春节刚过后不久，用十六块钱买来一张折叠电脑桌，背靠枕头，开始了《本焕长老传奇》的创作。

窗外二十米，是深圳著名的美食街，白天靓车不断，夜晚霓虹闪烁。我身外的世界是动感的、喧嚣的，充满了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事情，而我的日子简单苍白贫乏单一，为了节省买菜做饭的时间，常常一碗米饭一块豆腐乳，或煮一把挂面，捞在碗里放点酱油。酱油拌饭，酱油拌面，酱油拌粥，是我的日常主食。

写到本焕长老朝拜五台途中，有天早晨刚要起床，突然一阵眩

晕，倒在枕上，醒来后，收到本焕长老示寂的短消息。连续两天去参加本焕长老的追思法会，在本老灵前再次发愿，再困顿也要精进地完成。

到了七月份，修改和校对都变得异常艰难起来，室内光线昏暗，白天也要开灯；夜里极其闷热，像在热锅上被灸烤着。半年写了六十万字，先是不断地累积字数，后又一直删繁就简，取其精华，人脑和电脑超负荷运作。有一天，眼里流出血泪，看不清字迹，电脑按键故障，无法准确打字，抱起电脑去修时眼前一黑，一头撞在楼梯墙上，碰得鼻青脸肿。

只是为着这个愿力。在深圳这样繁华富有的前沿都市，我活得如此渺小、脆弱、无助，谁能理解我对本焕长老的心？谁能给我帮助和力量？蜷缩在楼梯的一角，抱着胳膊，一边抹着红色的泪，一边想，倘然真失明了，要找谁来听我口述继续完成呢？

吾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洁。

无物堪比伦，教我如何说。

感恩三宝持续给我启发和勇气，否则我无法完成。

感恩贵州南极山方丈上悟下禅大和尚的慈悲加持，功德无量，润物无声。

感恩普陀山紫竹林开心大师。感恩深圳海天出版社。感恩花城出版社谢日新社长。感恩王江师兄。感恩甘鸿大哥。感恩常花。感恩台湾慈济道场林珊珊师姐。感恩我的弟弟顿明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帮我阅稿、日夜校对到凌晨，提出特别多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，他是我情同手足的好兄弟。感恩我的弟妹，给我做了一个月色香味美的素食……每当夜静更深，感恩如潮水般袭来，绵延不断。

他是社长、主编、老师，是我两部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；她是老师、姐姐、大菩萨。一个在天之南，一个在地之西，对于这次创作，

从一开始就给予我许多帮助、鼓励，一直为我打气、加油，但是她他们不让我提及对他们的感恩，所以我不能在此写下他们的名字。

对于这次创作，我爸爸提出不少认真的建议，他鼓励我，《本焕长老传奇》一定要尽善尽美，有始有终，无论遇到何种情况，都不能轻言放弃。我妈妈之前做过三次大手术，这次我写作的过程中，她努力地拜佛、放生、抄《心经》，这是让我不分心、支持我专心写作的最好方式。

弘法寺文化中心的石中耀先生福慧俱足，悲智双运，是我的良师，无花师兄理性包容、诚恳踏实的做事风格令我钦敬，是我的益友。她极其耐心地与出版社沟通，交换意见，这本书能顺利出版，其功不可没，是一定要提到的一笔感恩。

深深地感恩文坛大家、前辈何士光老人。何士光曾为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、贵州文学院院长。他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位重要作家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多项优秀短篇小说奖，其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为当时的《红旗》杂志所转载。后接触到佛法，一直潜心修行，著有佛学论著《如是我闻》、《今生》等优秀作品，他是我的榜样，是我极其崇敬的作家。

何老如今已七十高龄，每天上午参禅打坐，下午著书立说，他在盛名之际隐身，早已将名利看破放下，只是抓紧今生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将自己对佛法的参悟，通过文字传播给更多有缘的人。他收到《本焕长老传奇》，仅用一周多时间就全部读完，何老对我说：“一个人会怎样写作，会由她的根器和因缘来决定。思无定检，文无定法，并且作品和人一样，会有它的命运。”他鼓励我：“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，是谓教。写作是一种文字般若，亦可为宗。为大家写作，即是为自己写作，亦是大乘。一切既已分明，当努力行而为之，祝福你。”

感恩海南出版社任建成、柯祥河老师慧眼识璞，接下来版面装帧设计、内文编辑校对、印刷发行运营都是很繁冗的工作，在这里，先

行对海南出版社的老师鞠躬合十：“谢谢你们！你们辛苦了。”

感恩宇宙，感恩上苍，感恩天，感恩地，感恩遍法界尽虚空一切如母众生。

愿借本焕长老功德威德福德力，回向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，愿大家都能够获得暂时与究竟的解脱和安乐。

#### 四、觉照

一直令我疑惑的是，为什么千里万里来到深圳弘法寺当一名义工，这里面蕴藏着怎样的因缘？

看到本老的第一瞬间，我一直思考着为什么就像看到我的亲人，我的爷爷。

我发现我以前写的都可以付之一炬，都不值一谈。我深信我多年以来磨炼的文字功底，一直在不当使用，并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有意义的作品，只是一堆令人不快的身口意业。

在那表面才华的所谓语言下面，无论它曾经多么感人和诱人，藏在其中的贪嗔痴慢正在令作者的才情日渐枯竭，或许原本就没有任何才情可言——如果心永远不够清净的话，如何有真正的智慧生起来？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创作过的任何文字和语言都没有价值。无论它曾经多么感人肺腑，是堂而皇之的宣言还是隐忍不发的隽永，完全遮盖不了内心的无明，它总是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又造就了无数问题，无力对人类所面临的灾难起到任何探索式的作用。这种语言和文字是不究竟的，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而言，都得不到任何的救赎。

那一刻，站在本焕长老方丈室的门前，我感觉到生命是有来龙去脉的。有没有一种音乐、一种文字、一种语言，可以帮助我写出一个故事，故事的根本是这位老人创造的。他创造了我，也创造了我的语言。然而，光有愿力是不够的，光有语言也是不够的，我试试吧。告诉世人这位智者和老人是怎样的。这位老人又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

的。在那些肉眼看不到的过去和未来之间，光明又是怎样的。你看，我不用管自己能否做到，因为，我只管去做。做到，或者做不到；做好，或者做不好，一切都是他老人家的加持。

有生以来，我第一次看到指尖缠绕的光芒，它在暗夜中划了一个弧，直指我内心。写作多年之后的这一天，我看到了一丝丝智慧的线索。可以说本老的加持力帮我克服了无明的恐惧，却原来，语言是一种坐禅式的顿悟。

本老告诉我一个人是如何成佛的。每当我手放在键盘上，脑子里萦回环绕的都是他老人家的佛言佛行，他的身影，他的笑容，这个过程使我感到既惶惑又喜悦，甚至于手足无措。不是我在写本老，而是他老人家从来都没有舍弃过我，时时处处都在为我示现身行言教——身行帮我破烦恼障，言教帮我破所知障，他对我的恩德太大了。他老人家如此坦荡、如此慷慨地将他整个世界呈现在我的面前。有时候我热泪盈眶，有时候我心碎纠结。这对我有限的写作能力是一种巨大的挑战，但又是重塑。这时候我对本焕长老的感恩，比他老人家的手放在我头上加持时更胜一筹。我对做这件事情感到无上光荣。

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诚恳和传奇文学的样式，记录下我们的本焕长老，将他老人家的佛言佛行、慈悲济世的声音传播到每一个角落。你们看，这是多么殊胜的一件事情！

因而，当我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，带着比刚开始写作时更清醒的觉照力，更充满法喜的心情。这个过程照亮了我从未想象过的文字系统。亲爱的，亲爱的读者们啊，聚光灯下，台上的声音不是由我发出的，我只是拿话筒的那个人。

## 五、忏悔

我知道，我欠父母、老师、亲人、朋友、众生的很多，很多很多。如今，我怀着巨大的、难以言说的惭愧之心，忏悔我以往所有的错误、

过失。因为我没有遭遇佛法，我心灵的花园曾长满了自私、嗔恨、自以为是，我以前的文字里，种植着杀盗淫妄的种子，所有这些行为，都是由于自己的无明。现在，就让我立足当下，重新开始。

我的习性还在，没有彻底消除，我的正念时常从习性的道路上溜走，千呼万唤又把它拉回来。我还是会对讨厌的人厌倦，不明白人生如此之短，行善行好还犹恐不及，为什么要做虚伪的人、言不由衷的人、阳奉阴违的人？现在，我真诚地忏悔，并祈求三宝加持：愿我像本焕长老那样，心如大海；看看头顶一望无际的星空吧，体会到那些透支福报而不自知的人，也是由于愚痴和可怜，并先行低下我的头去。

我深深地知道，在每个人的意识深处，都埋藏着爱和快乐的种子，只是有人不知道如何精心浇灌，让它生出嫩绿的新芽。所有的快乐都是短暂，所有富贵都是云烟，人生就是一列单行的列车，开过去了，就再也不会开回来。所以，发自全部内心，我深深地忏悔，除了真诚地体认到自己的错误，也体察到别人的愚痴。希望佛光的净水，能洗涤每个人的无明之苦，让同情之花遍开，让慈悲之花遍开，让智慧之花遍开。

## 六、祈愿

无始劫来，我们都是一无所有。赤条条来去，就像河边的草，就像空气中的风儿，就像井边的青苔。本焕老和尚已经告诉我们，任何人的色身都会消亡，时光如梭一样飞驰而过，你怎么还在贪嗔痴慢上下功夫呢？

等到一天，死亡来临，你发现，你抓不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。你的心充满对死的恐惧，对生的渴望，时间如此宝贵，不要糟蹋了这一次的生命，能为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能示好就示好，能行善就行善，只要时时能感受到你的善心和善愿，直到生起菩提心。

修行永远是自己的事情，不要羡慕别人，不要贡高我慢，也不妄

自菲薄。为了最崇高的目标，不惜学习一株小草，效仿本焕长老吧，效仿那些真正值得尊敬的人，其余的不值得你追逐。

所以，我真诚地发愿：我的每一个字，每一篇文章，只能给别人带来解脱和快乐。尽己所能践行快乐，尽可能微笑，不要愁眉苦脸，只是观察，不带任何反应，洞察理解贫穷和富贵都是短暂，而人生的本来面目是无常。

我发愿：好好修行、修心，将每一个字变成永不枯竭的快乐与解脱之源，为自己，也为别人，为所有深爱我和我深爱的人，为所有众生。

## 七、自在

双手捧着印顺大和尚亲笔题写的书名——《本焕长老传奇》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再次跪在本焕长老的法堂前。风依然清，树依旧绿，鸟儿照常忙碌地从这个枝头蹿向那个树梢，甚至那只四肢匀称的金色猫咪，也像以前一样健步如飞，闻风即动。大批的香客络绎不绝，自发地涌到弘法寺，涌到老和尚方丈室门前，对着本老慈悲的法相深深地跪拜，双手合掌的时候，就清楚地感受到那种宁静、庄严、安详无畏的智慧。原来，他老人家示寂的那一刻，其实是新生的刹那。

晶莹的琉璃瓶里，本焕长老的肉身舍利灿若星辰。圆润的白、椭圆的橙、温柔的粉、庄重的黑、憨憨的褐、质朴的灰、脱跳的绿、高贵的蓝、凝重的青、璀璨的紫，一粒粒五彩斑斓的银河就那么从从容容流淌到阳光里来，让每一缕空气都沾满鲜活的色彩。

是谁一直不舍弃我们？在一盏莲花灯的脉络上，看到本焕长老的开示，他不开口的时候，阳光替他发言，他沉默的时候，雨水替他发言。他的法音徐徐从人参果树的枝蔓间流出，突破时间空间的界限。

山是本老，云是本老，草尖的露珠是本老。凝视一朵花的时候，本老在花瓣里微笑，这是很美妙的。当云变成雨，滋生着万物，我们就在万事万物中感受他老人家无处不在的加持和庇佑，直到心中生起

清泉般的慈悲。本老他一直在告诉我们：“安住当下。”从平和中滋养喜悦，就是我们对老人家最好的念想。

之后不久，我跟随着本焕长老的嫡传大弟子、衣钵传人、深圳弘法寺现任方丈印顺大和尚，参加了在深圳华侨城举办的“庆祝本焕长老一百零六寿诞万人祈福大典”。

万人祈福，万人传灯，台下座无虚席。天空一直飘着甘露似的雨，红色的灯像最初的光阴，天地有染的万物都悄悄溜进时间背后，让整片天空坐上诸佛菩萨，让本焕长老一百零六岁寿诞传灯法会更显悠长。

梵音唱响，本焕长老的指骨舍利缓缓抬出。这时，雨停了，风住了，眼泪滂沱了。在灿烂的无垠中，在遍照的璀璨里，无尽自在光明如来端坐成莲花的姿态，与凡间的我们静静地凝视，一切的纷扰止息，只听到南无上本下焕老和尚说——

不要流泪，不要难过，  
握着我的手，笑着和我说再见。  
哪里有慈悲和智慧，  
我就在哪里。  
抬起头，看看光明和鲜花吧，  
沉浸在觉悟之光的时候，  
你就和我同在。  
亲爱的孩子，  
在佛经中，雨代表甘露，  
象征着欢喜，  
这就是我为你们洒下法雨的缘故，  
希望你们永远沉浸在法喜之中，  
永远开心自在。  
亲爱的孩子，生命对我来说，



只是一扇随意开合的门，  
无尽以来，我已自在。  
像天空一样无尽，  
像大海一样自在。  
亲爱的孩子，我已到家。  
我安住了。  
这里光明炽盛，  
这里微妙庄严。

温雪于深圳弘法寺